



人与自然

回地儿

蜕变的蝉

周末,用童车推着女儿在公园里走。和煦的春风飘荡林间。听到身旁一个童音在问,妈妈,蝉该来了吧?这使我突然想起了蝉。不自觉地仰头看看披翠的树梢。是啊,春天到了,蝉该来了。

小时候,乡下的顽童们常常夜半不睡,摸黑捕捉蝉的幼虫(本地乡下叫“爬杈”)。有一晚,我捉了几只,任它们手中不停蠕动,忍着它们尖利的爪子抓挠的疼痛,欢天喜地捧回家。妈妈说:“用碗扣起来,明天你就能见到蝉了。”我用粗瓷碗把“爬杈”扣在桌上,倾听它们沙沙的爬动,一会儿掀开看一看,却依然如故,幽咽的油灯下,不知不觉睡着了。第二天,噼啪的雨声里,一骨碌起身,我就掀开碗,丑陋的“爬杈”不见了,黄嫩的蝉展开美丽的翅膀,像初绽的花朵开满了饭桌!这惊心动魄的奇景震撼了我幼小的心。

读了语文课本上选录的法布尔的《蝉》,娓娓动人的蝉蜕描绘深深地吸引了我。我便整夜整夜地不睡,无声地守在屋旁的林子里,观察蝉蜕。天刚擦黑,星星还没有出来,身旁坚硬的土壳开始缓慢地拱起来,身披软甲的“爬杈”用柔弱的前爪费力地一点点挖开洞穴,找到树木,缓缓爬上高高的树梢,歇息一阵,迎着满天星斗,极其艰难地挣破坚硬的外壳,在寒夜里一点点打开美丽的翅膀,待到旭日初升,黄里泛青的它终于亮出了第一声清亮的歌唱。

我把这一观察写进了作文,老师非常欣赏,在课堂上念诵了它。并补充道:“同学们,蝉的诞生需要整夜的工夫,它要非常精心地挣脱外壳,打开翅膀,若稍有不慎,就会功亏一篑,变成残疾了。你们知道不知道,它从卵入地到出土,却需要更长的光阴,有谁能告诉我,这个时间是多长?”

同学们纷纷猜测,有说半年的,有说一年的,议论纷纷。

老师说:“你们都错了,从蝉卵落地,到破土而出,需要三到七年,北美的蝉甚至需要十七年!十七年间,它躲在黑暗的地穴里,默默地生长发育,积蓄力量,才能有朝一日绽开它那美丽的身姿和嘹亮的歌喉。”

同学们都惊讶得张大了小麻雀般的嘴巴。从此,我就牢牢地记住了蝉。夏天,总爱远远地欣赏它振翅歌唱,生怕打搅了这个可敬的小生命。蝉羽化后的生命是多么短暂,但它为达到这样辉煌的一刻,又是多么富有勇气、智慧和耐心。靠着这种执著,它才终于实现了飞翔蓝天、与鸟儿为伴的渴望。

有时,我想,人间的所有美丽和辉煌,大概都需要这样的蜕变过程吧?



聊斋闲品

回查一路

我见过最阔气的书房,大概算李敖的书房。书房面积有198平方米,数万册图书,藏书最多时达七八万册,装饰得富丽堂皇。其花哨的风格跟先生本人类似。李敖自称在台湾200个“立委”当中他是最穷的。不过,我认为他是个富人,书房就是证据。

在书房里读书,我感觉,犹如在马厩里遛马。但是,当下有钱人搬新居,装饰书房成为一种时尚。

我有幸见识了几个书房。书房的主人,学问当然无法与李敖相比,但书房的奢华与李敖书房有一拼。以我的阅读经验,普通人一生能读一千册图书,就算个书虫了。公认周作人读书很多,古今中外无所不包,据说,当年南下,周恩来特批一火车车厢给他运书。不过像周这样破万卷书的人毕竟少之又少。所以私下揣测,富人装饰书房,书房反过来装饰主人的财富与品位。

最近,在我表姐夫的书房,竟然看到了普鲁斯特《追忆似水年华》和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,羊皮书封,烫金大字。老实说,这两部书,我在读研时也没啃下来。尤其里面的长句,犹



灯下漫笔

回郑向奎

品,在繁忙生活中,突然收到这样的礼物,相信大家开心是一定的。

愚人节则不同,因为在这一天,大家是以相互愚弄取笑为主要手段来取乐,若日常生活中开几个小玩笑,无伤大雅,也未尝不可。记忆中有则有关愚人节的事例,闹得动静还不小。

1993年,报纸上一则新闻报道:凡2000年新世纪零点那一刻出生的孩子,都将由联合国提供抚养教育资金,直到该孩子18岁成人为止。于是就有人盼啊盼,等啊等,2000年来临,却没有任何有关世纪婴儿的报道。有人急了,致电国务院,还有些人直接向联合国发出讯问。国务院调查此事之后公布,这是一起幽默新闻大赛的创意,刊发于1993年4月1日《中国青年报·天方夜谭》上,并被多家报刊转载,该事纯属娱乐,不能当真。甚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发表声明,此事纯属虚构,切勿当真。关键是很多年轻夫妇已经当真,生孩子的事,岂是请客吃饭,随时可以更改日期?有些人怀孕日期较早,特意打胎推迟日期生“世纪婴儿”,甚至有些产妇在2000年零点提前剖腹产,处心积虑苦苦企盼的“皇恩浩荡”到头来却是好梦一场,有人愤

富人的书房

周先生的体验我是有的,但不知坐在类似李敖的豪华书房里读书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?

我亦有另一番经历。我曾经一边带襁褓中的儿子,一边读书。在被烘烤的尿布散发的强烈气息中,我读完了函授研究生课程,一块块尿布也成了火灾过后的幸存者。现在,我有了书房,对于阅读的饥饿感反倒没有以前强烈。书房培养的是优雅,而非对知识的饥饿感。太安逸和从容了,人会有一部分注意力分散到舒适感上面去。

吾室虽陋,但能将一批大师关在门内。那些书脊上的名字,将我的每个夜晚照亮,心灵变得生动而富有。月光透过窗棂,照在简陋的书架上,此时,我的幸福犹如岛屿浮出水面,接受浪花温柔的拍打。我常常背着手,在书架前走来走去,此刻我又觉得自己像黑心的矿主,对地下煤层有一种近乎疯狂攫取的贪婪。看一看,摸一摸,亲密而友好,将取之必先予之。今晚就是你了,宠幸的要么是茨威格,要么是海德格尔,要么是韦伯,要么是蒙田……

书拿到手里,于厕上,于床边,唯一不自在的就是在书房正襟危坐。相信这种感觉其他人也有。听说,现在李敖把书房卖了,书也随之寄人篱下。卖书房所得的钱大都做了善款,高金素梅去日本讨说法时,他给她捐了15万新台币。

漫谈愚人节

怒了,一纸诉状将以讹传讹的媒体告上法庭,索价百万元巨额赔款。后来,法庭判决媒体败诉,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1万元,并公开道歉。一场案子到此结束,但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,却烙上心头,永不漫漶。

此案涉及的社会学、经济学、心理学、道德伦理就交给其他人研究去吧,我所关注的是,为什么一个来自国外的民间节日,会闹得如此沸沸扬扬波澜壮阔?为什么会被如此众多的人相信并身体力行?

对此,我有比较乐观的看法,这是人们眼界开阔思想开放的必然结果。中国人不再盲目排外,不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,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;也不再唯西学马首是瞻,而是理性地接受外来文化,并把它融入自己的生活之中,当做平凡生活之中的节日,明晓愚人节是用来开心的一天,这一天,凡事不能当真,若非当真,执迷不悟,也只能把自己归属于愚人之列。大家在西风东渐的吹拂中,保持着眼光明亮,头脑清醒,思维敏捷的状态,所以对年轻夫妇一旦知道世纪婴儿是愚人节发布的,就同意1万元结束此案。这,应该是中国人具有“运用眼光,运用脑髓,拿来主义”的明证。

独家连载

我要富贵 (四十三)

林雪 著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
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们的私人版,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
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,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好吃的东西了,他自小家境很好,在家中又一直受宠,哪里吃过这样的苦,遭过这样的罪?

“叶儿,”他抽到第二支烟时,忽然猛醒了似的问我,“你怎么不吃?”

“我先吃了。”我平静地说。晚上躺到床上,我小心翼翼地问李伟:“能不能先叫你爸妈寄点钱来?”

“别想。”他干脆而决断地说。

一会儿,他翻过身问我:“是不是没钱了?”

“还有,你别操心。”我说。

不知从何时起,我们对话的地方,一般仅限于床上,而且都是一问一答式的短语,没一句多余的废话。

明天将会怎样呢?明天还剩5毛钱,还能想什么?疲惫极了的我,很快就睡着了。

工厂去不了,“小姐”不愿做,文员,秘书又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没人招,袋中只剩5毛钱,刚够买一瓶百事可乐的小瓶筒装汽水,这可怎么办呢?

昨晚,我还在给李伟打气,让他不要悲观,说什么“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”,“只要聪明有智慧,又勤劳,就一定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”,讲了一堆又一堆的豪言壮语和雄心壮志,把我自己都感动兴奋了,又变得斗志昂扬。可是一觉醒来,奔波到中午,连一个做工的地方也找不到,穷得连碗面都买不起。

我踟蹰在午后闷热难耐的街头,针刺一样的阳光,射在我的脸上脖子上手臂上背上头上,热辣辣火烘烘的生痛,嘴唇焦干皴裂,可我全然不觉,还是不停地走啊,走啊。越来越重越来越深的沮丧,将我的心一层层往下压,直压得我像掉进了一个永不见底的深井里。想到俄在床上

的李伟,我终于忍不住瘫在地上痛哭起来。

不知哭了多久,有一个老人的声音叫醒了

我和李伟只剩下五毛钱

推着自行车,我在离家还有500米的地方踟蹰。我的脚步很沉重,不知怎么回去向李伟说,袋中只有12元人民币,最多只够过3天的了。3天之后,怎么办呢?马上又该交房租了。

我的脑中一片空茫,就这么反反复复走着想着。一年多前我们为着理想中的生活来到海口,谁能料想,一年多后,我们却在为寻一个可以做工的地方,挣一口饭吃,而无望奔波呢?

我想自己真是没有用啊,我刚来海口没有能力的时候,全靠李伟帮助,渡过难关。如今李伟遭难,我却一点忙也帮不到。

就这么一条500米长的人行道,我反反复复走了三四个小时,也想不出该咋办。

天已经暗了下来,街道和商店空空荡荡的,人行道上却到处是三五成群游荡的人群。忽然,我看到“天天米粉屋”的招牌,这是过去一年中,我俩经常光顾的地方,那时,我们每存上一笔钱,就会到店里吃一顿,以示庆祝,那时我们多么高兴,多么开心。

在店中坐了一会儿,我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,给房东打了个电话,让他叫二楼的李伟,李伟接了电话,很快就到了。

待他坐下后,我要了一包万宝路8元,一盘炒粉2元,一瓶啤酒1.5元。12元人民币只剩了5毛。

李伟很快把一盘炒粉、一瓶啤酒吃完喝光了,我知道他一定饿极了,一定很久没吃到如此